

南唐后主

下卷

一名惊才绝艳的词人 一位荒唐懦弱的皇帝
一个似梦非梦的人生 一出悲欣交集的长剧

尚著
熊志

一梦浮生



南唐后主

下卷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一夢浮生

熊尚志著

熊尚志著



目 录

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(序) 孙叙伦 / 1

上卷·红袖飞花 / 1

自兵败江北以来,厄运接踵而至,金陵上空黑云鼓涌,皇宫大苑内阴气森森。今日嗣立李煜太子,也算得一件大喜事了,因此,钟皇后四更起床,沐浴更衣,在殿堂里敬香礼佛,默默祈求佛爷护佑南唐。

李煜是李璟的第六个儿子。前面几个孩子夭折,头上只剩得哥哥李弘冀,李煜便成了次子。李煜虽是男儿之身,却生得唇红齿白,面如敷粉,常年住在瑶光殿,赏花弄墨,笙箫齐鸣,万万没想到自己会登帝座。一听闻这个消息,反倒低头牵脑起来。钟皇后见了他不禁眉开眼笑,拉住李煜的手,笑咪咪地说:“太子殿下,退朝了吗?”

中卷·暮雨惊秋 / 359

在李煜的人生历程中,头一回感到了孤独。是灵魂的孤独。他孤独地躺在御书房里的那张卧榻上,睁大两眼,望着窗外。窗外又在飘雪,搓棉扯絮一般,积雪将南唐江山活埋了。不落雪的日子就刮风,寒风尖啸着,卷起漫天枯叶,在窗外飞飞闪闪,像一群没有翅膀的僵死的蝴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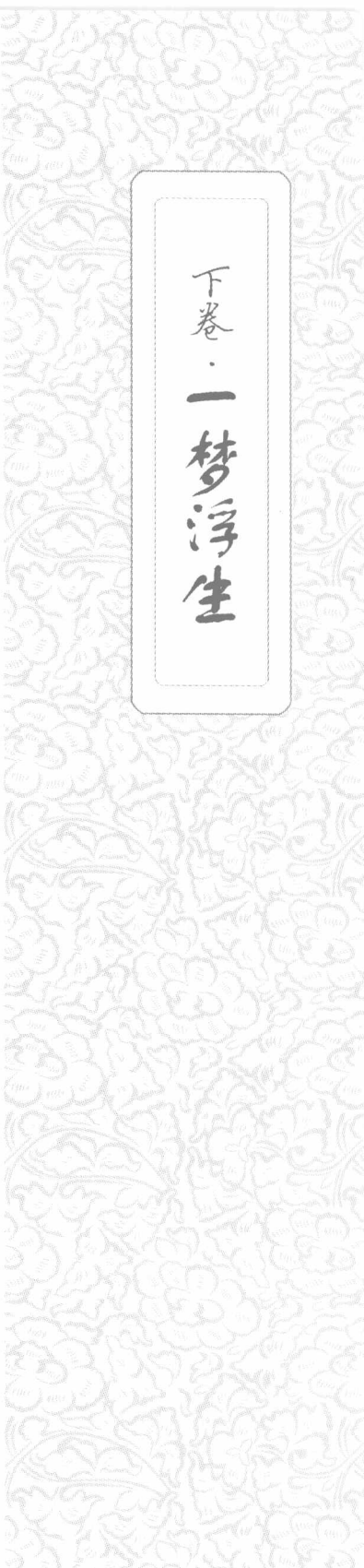
他发现自己的生命也成了一片枯叶。

下卷·一梦浮生 / 749

李煜慢慢摸到一株乌桕旁。乌桕的枝丫焦黑如炭,却有几串果实,白白亮亮地挂在枝头。当年,父皇就是在这株乌桕树下,乘船去了南昌,回来时,神采飘逸的父皇,变成了一副沉重的棺槨。后日,他也将从这里离开金陵,从此断了归乡之路。他要认清这里的所有标记,免得魂归故里时,迷失途径,跑到江北去了。

堤岸边的芦苇枯黄了,在江风中哗哗作响。江风一阵紧似一阵,吹得人站立不稳。

后记 / 1148



下卷·一梦浮生

李煜慢慢摸到一株乌桕旁。乌桕的枝丫焦黑如炭，却有几串果实，白白亮亮地挂在枝头。当年，父皇就是在这株乌桕树下，乘船去了南昌，回来时，神采飘逸的父皇，变成了一副沉重的棺槨。后日，他也将从这里离开金陵，从此断了归乡之路。他要认清这里的所有标记，免得魂归故里时，迷失途径，跑到江北去了。

堤岸边的芦苇枯黄了，在江风中哗哗作响。江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吹得人站立不稳。

张洎逃回金陵的这个夜晚，上冻了。整座金陵城给冻住了，天地间油光水亮。月亮格外大、格外圆、格外亮，夜空明净得没一丝浮云。张洎在乌鸦渡下了船，没顾上回府，就踩着滑溜溜的地面，摸进了金陵城。

时值子夜，万籁俱寂。

李煜还没睡，半截身子偎在被褥里，手上捧本书，一脸的惆怅。眼睛望着窗外，却见窗外亮如白昼，一草一木都入了眼来。他听见夜鸟在窗外梧桐上低声啁啾，还听见了细碎的嘎嘎声，天地仿佛在冰冻中破裂开来。朱廷禹站在卧榻旁陪李煜说话，他知道皇上惦记着周娥英，人虽在御书房里硬撑着，那颗心早已飘飘荡荡，去了柔仪殿。

爹娘出家做了和尚尼姑，眼下又与皇上翻了脸，周娥英连个肯听她哭诉的亲人都没有，倍觉孤清。那日去了潘佑家，本想小姨安慰她几句，谁知荞麦将她好一顿数落。周娥英面子上挂不住，转身就走。荞麦早就看淡了生死，狠命拽住她，嗔怒道：“你往哪走？小姨的话还没说完呢！小姨是卖山椒的，说出话来句句辣死你。像你这般做人，不但害了江南百姓、害了皇上，迟早也得害死你自己。你以为皇后两个字是铁打的，世上没人咬得动你？就算是铁打的，扔进炉里，你还是一泡红汁水！你若不趁早洗心革面，好生做人，皇上迟早会废了你！”周娥英手脚发寒，这才真的有几分害怕。古歌古传里，就说过皇后被休的故事。一回宫，周娥英就去找朱廷禹，泪滚水流的，死活要见姐夫一面。听到周娥英的哭泣，李煜心里发酸，泪珠儿在眼里转圈儿，却硬起心肠不见她。朱廷禹心想，再熬得三五日，这两个冤家便会熄了火焰，又肠肚心肺绞成一团，亲热得扒拉不开了……

报慈院那边，传来几通鼓响。

李煜从窗外收回目光，失落地叹了口气。

朱廷禹闭熄两盏灯，低声劝道：“打过鼓了，菩萨都睡了，皇上早点安寝吧。”

便在这时，殿外有人哭喊“皇上”。在寒冷的冬夜里，那哭声听起来格外凄厉。朱廷禹听出是张洎的声音，不觉愣了愣。李煜也惊疑不已：张洎在汴梁做厨子，莫非是他的魂回了金陵？朱廷禹壮起胆子走出去，转瞬，就见张洎鼻尖下挂着两道晶亮的水痕，右腿一瘸一瘸的，随朱廷禹进了门来，对着李煜俯身叩拜，号陶大哭：

“皇上，微臣险些做了二世人！”

李煜急忙披衣下了卧榻，趿着鞋迎过去：“果然是张爱卿！你没做厨子呀？”

朱廷禹赶紧搀起张洎，沏壶热茶递上。

张洎半边脸冻紫了，浑身哆嗦，赶紧捧住茶壶焐手。见李煜发问，含泪摇头道：“真乃一言难尽哪。可怜微臣是喝翰墨长大的，哪里会做酱扒猪肘？宋天子见微臣形销骨立，这才放了一条生路。微臣日夜思念皇上，胆想绿了，心想肿了。此时见了皇上一面，如饮甘露，如食仙果。就是死了，也是沐浴着龙恩上路的。”李煜宽慰道：“能活着回来就好。”又问皇弟在汴梁过得怎样。张洎气不打一处出，却又不敢发作，冷冷地说：“王爷怎会不好？朝廷一品大员，前呼后拥，怀搂温香软玉，活得神仙一般。”李煜好奇道：“皇弟在那边成家了？”张洎说：“宋天子从宫娥中千挑万拣，挑出那朵最香艳的花儿，赏赐给了他。”听说李从善没受屈辱，又见张洎比在金陵时白胖，李煜心中的歉疚，不觉减去了两分。

张洎身子暖和些了，手脚不再颤抖。

“有片阴云压在金陵上空，皇上知道吗？”

“又有灾祸降临江南？”李煜大惊。

张洎从贴肉衣兜里掏出信札，递给李煜。

“皇上，这是南昌王的亲笔家书。”

李煜看完信札，脸色骤变，一屁股跌坐在龙椅上。张洎不安地看着李煜，说幸亏觉察得早，亡羊补牢，还来得及。李煜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摸到墙边，摘下曹彬的头盔，戴在自己头上。又从剑鞘里拔出宝剑，用手指弹了弹，弹出满屋子寒光。他的嘴唇不停痉挛着，心里却在哭喊：虎子，你是朕的矫矫虎将，是江南之魂。朕究竟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，连你这个布衣将帅，也要弃朕而去？朕如果做错了事，虎子，你可以骂朕，也可以打朕。可你，不该这般不言

不语，偷偷地离开朕……

“皇上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哪。”张洎说。

李煜沉浸在无边无际的绝望之中，浑浑噩噩的，并没听清张洎的话。他突然将宝剑架在自己脖子上，泪如泉涌，哽咽道：“虎子，连你都嫌弃朕了，朕还有何指望？可是虎子，朕是个书生，只知诗书翰墨，可以怡情养性；只知小妹千娇百媚，可以消烦破闷；只知诵佛拜忏，可令心境安宁，却不知江山社稷为何物。朕当皇上，是别人逼的，是那个让牛车陷入泥淖的先帝逼的。他将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交给朕，自己却待在太庙里，享受四时祭祀！虎子，你只不过想吓唬吓唬朕，出口恶气，对吧？”

见李煜痴痴呆呆的模样，张洎吓得跪了下来。

“皇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……”

李煜侧过脸去，看着张洎，好像不认识似的。眼珠缓缓转动着，沉沉滞滞的，宛如转动两扇石磨。“朕的布衣将帅绝不会反！”他突然怒吼起来，忽见寒光一闪，宝剑直指张洎的胸窝。“张洎，你这无耻小人，是你夺走了龙翔水师，是你害得虎子和金陵花魁劳燕分飞。虎子原无反意，是你居心叵测，将朕的虎将军逼反了！”

剑锋发出嘶嘶声响，刺透了张洎的棉衣。他的皮肉一阵寒凉，很快就火烧火燎的。他知道胸前已经出血了。只要李煜再一用力，宝剑就会穿胸而过。张洎的脸，苍白得像放干了全身的血，他吓得连颤抖都不会了，只是惶恐地、绝望地看着李煜。他发现，文弱书生一旦疯狂起来，比恶魔更为狰狞。他没有躲避，也无处躲避。良久，他落泪了，啜泣道：“微臣该死！可是，事已至此，无法挽回，恳请皇上趁早拿定主意。”

李煜手腕轻轻一抖，拔出了宝剑。

剑锋上带出一缕红来，在烛光里艳若桃花。

“林虎子当真会反？”

张洎瞅了一眼朱廷禹，欲言又止。朱廷禹早就吓得魂飞魄散，识趣地出了门去。张洎起身掩上门，低声说：“就算微臣瞎了，南昌王何等机警，又怎会走眼？”李煜就像一把燃烧过的柴火，休说焰势，连烟都没了，叹道：“朕也清楚，哪怕朕灭你满门，也拉不回虎子的心了。”将宝剑插入剑鞘，坐了下来。张洎此时方才感到后怕，浑身战栗起来，默默坐在兀凳上，一口气喝干了壶里

的茶水。李煜手握珠笔，呆呆地看着烛火，忧虑道：“虎子手握重兵，不论是降宋，还是造反，于江南来说，都是灭顶之灾。朕又有什么奇法妙术，将他手里的十五万兵马索讨回来？”张洎也拿不出良策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这支兵马，是林仁肇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他怎肯轻易交给皇上？”

啪的一响，李煜手里的珠笔断为两截。

“难道非要杀死林虎子，江南才能化险为夷？”

“林仁肇乃水中蛟龙，山中猛虎，一旦发起威来，有谁治得住？”张洎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停歇片刻，又说：“皇上应沉心静气，切切不可走漏风声，以防其速反。”张洎只觉得头晕眼花，又停了下来，大口喘息，用手捂住胸口。却见一缕鲜活的血，从手指缝里溢了出来。胸前棉衣，不知几时润湿了一片，全是血。他说了声“皇上”，身子便往边上一歪，栽倒在地。李煜兀自吃了一惊，恍惚了半晌，方才想起自己的剑锋，刚才对准过张洎。于是把朱廷禹喊进门，让他火速去请御医。

报慈院传来念佛声，和尚们开始做早课了。

二

天放晴了，阳光照着冬日的金陵城。

冰雪开始融化，满城都是污水。

见出了太阳，李平找出那些被老鼠咬破了的朝服、朝靴，让道姑洗涮干净，打进一只包袱里。又用熬熟的野鸡油，将下颏上的那三络黄须抹得亮亮的，然后换上一袭干净道袍，背起包袱，下了青龙山，毛驴踏过街巷里的污水，直奔皇宫而去。值守宫门的侍卫跟李平稔熟，晓得这位大人的举止向来有些怪异，瞅了瞅毛驴，笑了笑，并没阻拦。

恰巧李煜和张洎都在御书房里。

张洎只是皮肉伤，敷过药，已无大碍。

李平跟两人点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然后将包袱摆放在御案上，轻轻打开了来，拿出朝服、朝靴，让李煜过目，说皇上发给臣的几样行头，一件都没

短缺。李煜有大半年没见到李平了，见他突然出现在御书房里，且交出一堆破烂，弄不懂是什么意思。张洎也觉得李平的行为不可思议，朝廷命官，见了皇上怎敢不跪伏叩拜呢？正在纳闷，却见李平从怀里掏出皱巴巴的半张黄表来，是祭祀鬼神的那种黄表——递到李煜手里。

“皇上，这是臣的辞呈。”

李煜扫了黄表一眼，满眼茫然。

“李卿多时没上朝了，今日怎么想起……”

张洎将黄表拿过去，却见背面画了几道符，越发感到诡异，正想言语几句，李平走到他身边，冷冷地瞅着他的脖子，他赶紧将脖子缩回棉衣里，哪里还敢开口？李平淡淡一笑，对李煜说：“皇上曾封臣为司农寺少卿，臣递上辞呈，方算有来有去，交割清楚了。”李煜有些舍不得李平离去，讪笑道：“李卿也认为朕昏聩无道，不屑与之伍？”李平说：“皇上言重了。臣才疏学浅，实在不宜入朝为官的，做道士才是臣的本分。万物芸芸，各归其根，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。”张洎见李煜神情低落，怕他不准李平辞职，便说：“自古佛道殊途。皇上是学佛的，李道长是修道的，各自法门不同。李道长原本是化外之人，回山修持玄妙道法，远比骑着一头毛驴，在朝中做个大臣自在。”

李煜心知李平去意已决，留是留不住的，不觉鼻孔发酸，拉住李平的一只手，舍不得松开。李煜的手滚烫滚烫的，烫得李平心头一颤。李煜问：“李卿是回嵩山，还是留在抱残观里陪姐姐？”李平凄然道：“本想跟师姐一道去找师父。怎奈臣与潘佑有一段俗缘未了，还得在青龙山过些日子，到时候还望皇上成全。”李煜忙问是何俗缘？李平摇头一叹：“臣要借皇上之手，与潘佑死在一起。”李煜大惊：“李卿，你是说朕要杀你俩？朕怎会做出这等蠢事来呢？”李平浅笑道：“皇上，天意使然，到时由不得你不杀。”张洎赶紧圆场：“李道长惯会说笑的，皇上不必当真。”李煜伤感不已：“朕是浊俗之人，不识天机。只是李卿一去，朕心里的沉渣，又会浮泛起来了。”

李平突然跪下来，磕了三个响头，泣声道：“皇上，臣与您本有十年君臣缘分。眼下十年时间未到，但臣等不到那日了。皇道亦为天道，道不失则天下安。臣去后，恳望皇上心怀怜悯，待人待己，惜物惜福。”说罢，手掌在胸前轻轻一划，一绺胡须飘然而落。“我与皇上的君臣缘分，有如此须，从此齐齐地断了。”李平站起身，唱了声喏，对李煜行个道揖：“施主，贫道告辞了。”

言毕，目不斜视，径直出了御书房。

李煜忙追出来，李平已上了毛驴。

“请道长转告姐姐，就说朕从未忘记过她。”

李平应了一声，倏忽不见。

耿先生站在道观外，拿松子喂养仙鹤。

见山道上露出李平的身影，耿先生忙迎上前去，笑问：“皇上准了师弟的辞呈吧？”李平跳下毛驴，说：“准了，幸亏有张洎在旁边帮忙。”耿先生说：“师弟与他结下宿怨，他自然嫌你碍眼。”李平说：“总算又回山了，真是无官一身轻哪。”耿先生双目低垂，黯然道：“偏偏苦了潘郎，气往上走，心往下沉。”

“师姐，难道你不能帮师兄攘解攘解？”

“他精志浊重，不肯走出混沌，谁救得了他？”

“人如草木，生于土而复归于土。”李平宽慰道。

“只是潘郎死得太惨……”耿先生落下泪来。

“师姐，天道如此，你不必为他悲伤。”

“潘郎原是学道的好器皿，谁知他误入歧途呢？”

那两只仙鹤吃饱了，啼鸣几声，拍打翅膀，飞到了观前的古松上。就见一个粗手大脚的道姑，抱了些半青半黄的山草，过来喂毛驴。李平望了一眼山下，告诉耿先生，说他突然递上辞呈，是因为他前日半夜观看星象时，望见清辉殿的屋脊上，有条剽悍的黑影，在半空翻滚腾跃。耿先生不以为然，将他拉到古松下，往前一指：“你看，岂止清辉殿？整个皇宫上面都黑云压顶。”

李平看了半晌，也没看出名堂，就说白日阳气太旺，日光盖住了黑云。又说他在红尘俗世中，糟蹋了这么多年光阴，眼力不如师姐了，如何看得出来？他只能看出江南必败，败就败在奸佞张洎和妖后周娥英手里。

耿先生满脸鄙夷的神色，轻声叹道：“李家儿郎好不糊涂！竟将赵家妇人当成宝贝。”

“皇上姓李，皇后怎么成了赵家妇人？”

耿先生瞪了李平一眼，啐道：“李家媳妇，难道睡不得赵家床吗？”

说话间，俩人齐肩走进了三清殿。

香炉里没供奉香火，却胡乱插了几枝野梅花。花朵黄嫩嫩的，淡淡幽香，

在空气中弥漫。

道德天尊背后有只大缸，里面装满了红旺旺的火炭。几个粗黑道姑围坐在缸旁烤火，边纳鞋底，边说笑。见耿先生和李平来了，忙噤了声。这些道姑，都是老观主无忧手里的人，年岁不小了，耿先生嫌她们蠢笨，虽不好撵她们出观，但从来没个好脸色。这时分，耿先生从道姑们身边走过去了，忽闻到一股焦糊味，不觉紧皱眉头，回头叫喊：

“红芍，你这死妮子，什么东西烧糊了？”

道姑们听见喊红芍，不由愣愣地看着耿先生。

耿先生猛然意识到自己喊漏了嘴。

红芍离开抱残观，有大半年时间了。那次，红芍给耿先生擦拭古筝，不小心弄断一根琴弦，耿先生将她一顿臭骂，骂她思春丢了魂，又骂她想嫁人，想花了心。只要骂得出口的恶毒话都骂尽了。骂完还不解气，又揪扯红芍的头发。红芍只得默默忍受，不敢回嘴，更不敢回手，饱饱的泪水，只差没涨破眼眶，却不敢哭出声来。红芍两岁那年进抱残观，一直暗暗将耿先生当成了母亲。母亲脾气十分暴躁，打她，她忍得。骂她这些丑话，她委屈得不行，当天夜晚就失踪了。

红芍失踪后，李平没少埋怨耿先生。耿先生又何尝不后悔？她将路边的那个弃婴，养成花模花样的一个大姑娘，当真舍得她丢了？偏偏她嘴硬，从不人前提起。可一不留神，嘴里又溜出“红芍”两个字来。

此刻，见耿先生又在喊红芍，李平不禁叹道：“可怜那孩子，这时分还不知在哪儿乞讨呢？”耿先生揶揄道：“你心疼啊？饿不死她！”李平忧虑道：“万一被人贩子拐去，拖到骡马市去变卖银钱，师姐当真舍得？”

见李平长吁短叹的，耿先生哧地一声笑起来：“真会操心。诰封一品夫人，谁敢卖她？”

“师姐，你给红芍动过卦爻了？”李平惊喜道。

“那死妮子，也算前世修得好的，我在窃冥中找到她了。”耿先生说。那几个粗黑道姑停下手中活路，慢慢凑过来，探听红芍的消息。红芍小时候，吃过她们的稀粥，还叼过她们的奶头呢。李平忙问：“红芍现在当新嫁娘了？”耿先生没好气地说：“看你那嘴脸！这会子，在侯门里做千金小姐呢。不过，那死妮子福缘太浅，大难来临时，将要死在自己夫君的手里。”李平又急了，说：“你

由着她去死？不伸手救救她？”

“我俩师徒缘分未断，怎会让她去死呢？”

“看不出师姐也是菩萨心肠啊。”李平笑道。

三

陈乔不食河豚，潘佑买了些狗肉，回请陈乔。

这场酒，从晌午吃到黄昏。

潘佑醉醺醺的，起身去拿笔砚。他找过李煜几次了，李煜避而不见。他心里怏得慌，要上疏。陈乔用力按住他，说你的奏折尽管文采斐然、援据精博，可你不会绕圈儿，一味历诋君王将相，遣词激讦，句句伤人，皇上又怎会以真心待你？

“吃酒吧。”潘佑叹口气，又端起酒杯。

不但妖后依旧活着，连张洎这条江南大鳄，也游回了金陵。朝臣们的梦破灭了，白白欢喜了一场。近两日宫里又传出话来，说皇上回到了柔仪殿，龙啸凤鸣，反比以前亲热。张洎回来不到半个月，李煜旧病复发，又开始远离文武百官，除了张洎，谁也不见。清澄不久的江南朝政，很快变得一团浑浊。

说话间，一个蒙着面纱的妇人进了门来。

暮色降临，尚未掌灯，屋里光线有些昏暗。两人好奇地看妇人。妇人揭去面纱，竟然是朱廷禹。潘佑忙喊婢女点亮灯烛，朱廷禹不让，说他讲两句话就走。近两日，朱廷禹吓坏了，李煜时哭时笑，时喜时怒，疯魔了一般。他刚刚哄李煜睡下，趁着夜色，偷偷溜出宫来找潘佑，不想陈乔也在这里。

朱廷禹眼睛四下看了看，神情有些紧张。

“除了两位大人，府里还有其他闲人吗？”

潘佑深知朱廷禹素昔谨慎，远离是非，息事宁人。这会儿却蒙起面纱找上门来，必有紧要之事，于是斥退婢女，说：“公公有什么事，只管说。”

朱廷禹点点头，说：“奴才挨过一刀，是个没根儿的，不算男人。可两位大人都是须眉丈夫，对吗？”

陈乔着急起来,说:“子乔与铁嘴都不是鼠辈,公公有话快说。”

朱廷禹突然抓起桌上酒坛,咕咕灌了几口,似乎想借此压住心中的恐慌。他擦了擦嘴边酒水,低声问:“皇上密宣林将军回金陵,两位大人知道吗?”

“这是哪天的事?”潘佑惊诧道。

“前夜二更。”朱廷禹说。跟以往一样,前夜,朱廷禹照例在御书房侍候李煜,二更时分,李煜让他出去,自个儿跟张洎在里面嘀咕。朱廷禹眼皮乱跳,心内涌起莫名其妙的慌乱,只听得李煜让张洎拟旨,密召林仁肇回京。张洎走后,李煜放声大哭,边哭边喊虎子,哭得很伤心。朱廷禹生在金陵,长在金陵,金陵埋葬着他的祖宗先人,是他的家。他担心林仁肇倘若有个意外,金陵不保。到那时,该去何处讨衣食呢?他越想越怕,不敢去找其他朝臣,只好来到潘佑府上,通个消息。

“我这就进宫,问个究竟。”潘佑站起身来。

“皇上暴躁不安,大人休要去招惹他。”

朱廷禹说罢,又蒙上面纱,很快消逝在夜色里。

潘佑的酒全醒了,心神不宁地说:“子乔,说不定要出大事了。”陈乔也觉得此事蹊跷。不过,想虎子心胸坦荡,对皇上一片忠心,会出什么事呢?潘佑说:“皇上召见将帅,为何要瞒住文武大臣?”陈乔认为潘佑多虑:“皇上若要加害于虎子,岂不成了自掘坟墓?”

“这事,得设法打听清楚才好。”潘佑说。

“既然是密宣,向谁打听去?”陈乔轻叹一声。

送走陈乔,潘佑撑不住心惊肉跳,加了件厚实棉衣,随后出了门来。外面寒风呼啸,夜黑如墨。仆人问要不要轿子。潘佑摇摇头,说他哪也不去,胡乱走走。路过司徒府时,他好奇地趴在门缝上望了一眼,里面亮起豆粒灯火,什么也看不清。他知道有个名叫春桃的婢女给周宗看家,可他很少看到过春桃。一浪浪嬉笑声,随着夜风吹进他的耳朵里。他想,后面土街上,这时分热闹着呢。天寒地冻,骡夫贩卒及军爷们不敢出门,土娼们的生意,反而比平日红火。那只肉碗儿,只怕盛不下春潮般的骚动了。

潘佑信步在街坊里溜达,忽觉眼前一亮。四盏粉红灯笼,在夜风里摇曳出了几分暖意。他迟疑片刻,一头钻进了雅风小班。

前堂里客人不多，十几个歌伎在那儿侍候，琴声悠扬，歌喉圆润。这批歌伎，从骡马市买来时，才十三四岁，全是实心花苞。经过几年调教，花苞儿绽放了，无不风月满怀，艳美夺人。给客人唱曲儿时，尽管端庄了嘴脸，又如何锁得那股春气？

林仁肇去南昌后，杨飞花再也没唱过一支曲儿，哪怕再体面的主儿，给再多的银钱，她都不唱，连徐铉来了也不例外。问她原因，就说没原因，不想唱。心里却说，她身上留下了虎哥的帅印。虎哥的女人，怎能给别人唱曲？杨飞花封了喉，全靠歌伎们支撑，虽说不缺油盐、不短衣食，日子却不宽裕，鸡一样，扒拉一下，才有一口吃嚼。近些日子，杨飞花有些魂不守舍，虎哥为何还不来？莫非那汉子变了心？望着林仁肇的画像，她娇娇痴痴地想：上次虎哥把帅印盖歪了，自己的身子至今没动静。成亲后，自己就是帅府的官符，身上所有地方，都要盖满帅印。

潘佑裹着一团寒气，来到雅风小班，杨飞花丝毫也不意外。林仁肇去南昌前，曾与她有约，三年后，不管换不换防，都来迎娶她。可两个多月前，已经过了三年期限，却不见迎亲的彩车花轿，她哪能不急？

潘佑问：“皇上突然宣虎子回金陵，杨姑娘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”

杨飞花愣了愣，转过身去，低下头，双手捂住脸，嚤嚤啜泣。

虎哥并没嫌弃她，她就要当新嫁娘了。她好半天才扬起泪湿的脸，冲潘佑破涕一笑：

“知道。虎哥来接飞花去南都。”

“是来娶媳妇的？”潘佑瞪大了双眼。

“虎哥都三十好几了，难道不该有个家？”杨飞花长长地吁了口气，吁出了心中的焦虑与牵挂。

见潘佑将信将疑的，便笑盈盈地说：“潘大人，你跟虎哥情同兄弟，飞花想请你写几幅喜联，讨个好彩头。别忘了，到时候来吃喜酒。”

“但愿是喜酒吧。”潘佑敷衍道。

雅风小班谢绝了一切客人，里外忙碌起来。前堂张灯结彩，门窗上贴着斗大的“囍”字。歌伎们问，办喜事那日，我们怎么喊林将军呀？兰儿哧哧笑了，老滋老味地说，喊什么林将军？硬邦邦的，一律给我喊姐夫。歌伎们欢呼

雀跃，满屋子唧喳，喊姐夫啊？好听，皮儿肉儿亲得像一家子似的。又有歌伎问，姐夫把师父娶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

“卖给烟花人家做女儿！”杨飞花憋住气说。

歌伎们你推我搡，挤成一堆疯笑，说师父吓唬谁呀，你哪里舍得卖我们？休说师父舍不得，只怕姐夫瞅着也心疼得紧。杨飞花憋不住了，扑哧一声笑起来，说你们嫩嫩的芥菜，芯子倒长得老。师父去南都了，能扔下你们？我们到南都唱曲儿去，好叫那边的爷们，见识见识金陵女子的才艺。

尽管林仁肇没捎来只言片语，杨飞花并不怨他。心想，虎哥粗心大意惯了，说不定临走前事儿多，一时给忘了。又想，也许虎哥故意不打招呼，到时好让飞花乐得一跳。杨飞花和林仁肇都无父无母，身边没个帮衬的人，杨飞花只好自打鼓自划船，一手一脚地张罗。连日来，忙得两脚不沾灰，直喊腰快断了。

屋里布置好了，杨飞花就去了民安酒店。

丁仁义刚要出门，见那只粉红色的小轿停在屋檐下，杨飞花从轿里走出来，不由两眼一亮，忙笑呵呵地迎上前去：“哎哟，怪不得日头陡然暖和了，原来是花魁娘子来到小店。”

见丁仁义拖腔拖调的，杨飞花抿唇一笑：“丁掌柜，我家虎哥近日要回来了。”

“林将军调回了金陵？”丁仁义惊喜道。

“虎哥是回来跟飞花完婚的。”

丁仁义将杨飞花让进了酒店，说林将军娶了花魁娘子，这是林将军有福。花魁娘子能嫁给这位顶天立地的好汉爷，更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说话间两人在厅堂里站下了，杨飞花四面一看，感到很满意，这才说她从没操办过喜事，不懂规矩礼节，想将喜宴设在这儿，不晓得丁掌柜操办起来，方便不方便。丁仁义起先以为听走耳了，杨飞花只好又说了一遍。丁仁义两块巴掌拍得啪啪响。

“这喜宴，丁某全盘包揽了！”

杨飞花心里踏实了，冲丁仁义浅笑道：“多谢丁掌柜，飞花明日就将定金送过来。”

丁仁义顿时拉下脸来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花魁娘子，你不让丁某做人了不是？”

你存心来扇丁某的脸不是？”说罢果然将脸往前一伸，“你要羞辱丁某，现在就扇。”

“丁掌柜，你为何说出这种话来？”杨飞花诧异道。

“民安酒店是什么去处？当今皇上都在这儿吃过酒的。虽说人脸没有花儿红，可丁某也算得个有头脸的角儿！”丁仁义砰砰地拍打胸脯，显得异常激动，“布衣将帅的喜宴，是在丁某店里置办的，这给了丁某多大的脸啊？比澡盆还大的一张脸！丁某是少吃少穿了？还是穷得卖儿卖女了？丁某若收林将军的喜宴钱，岂不连猪狗都不如了？”

没想到丁仁义有这般见识，杨飞花不由有些着急：“办喜宴不给银钱，那不成了白吃？”

“给钱你就上别家去，丁某丢不起这个人。”

“丁掌柜，君子也要顾本呀。”

“没有林将军，丁某只怕早就暴尸街头了！”

张罗得差不多了，杨飞花这才歇下来喘口气。那颗心却松闲不下来，反复盘算着要请哪些客人。七爹八娘的全想到了，连秋水也没敢忘记。不知怎的，脑子里浮出了周娥皇。可惜娘娘不在了，不然，还不知乐成什么模样呢。夜晚躺在床上，似睡非睡之间，竟看到李煜坐在床前椅子上。人一激灵，就醒了过来。猛然记起在那个恼人的春夜，李煜从青龙山下来，像饿得半死的人，抓住她的奶子就啃。她差点把身子给了那位风华绝代的吴王。吴王如今当了皇上，请他来吃喜酒，他未必肯来……

万事俱备，就等新郎官进洞房了。

林仁肇回到金陵的那个夜晚，月黑星稀。

一接到密旨，他心里就七上八下的，不知朝廷里出了什么事。一时想，莫非调虎子去接替皇甫继勋？一时想，莫非曹彬又在骚扰江南？一时想，难道皇上要自己带上一伙人，去汴梁把南昌王抢出来？因此，一到金陵，他半刻也不敢耽搁，径自进宫去找皇上。朱廷禹见林仁肇果然回来了，暗自惊讶，说皇上已经移驾柔仪殿，让他明日再来。林仁肇如何肯走，问皇上为何十万火急召他回都见驾。

“将军，南都没发生什么意外吧？”朱廷禹突然问。